



# 峨嵋淫盜柳三

李芸菁 著

责任编辑 王子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国营醴陵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7×1092毫米 32开本 7.3印张 150 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定价2.70元

ISBN7—052—101—1/I·46

## 内 容 提 要

柳三，真名柳森严，世人蔑称“柳三痞子”。这是一个集淫贼、巨盗、政客、赌棍、流氓于一身的典型是三四十年代名闻湖南、恶名远播的无耻之徒，他代表了旧中国那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势力。可以说，柳三是一名黑社会的“天皇巨星”。

柳三少年顽劣，为邻里乡亲所不容，因脚下奸淫致死年青女病丐的大祸，遭警署搜捕，只身流落在外，异地受困几近成为饿殍。流浪之中，他偶遇一卖药老翁病倒街头，同病相怜，柳三援手相助，老翁临终托言，原来老翁竟为著名南北大侠杜心五的堂兄。经老翁遗言引荐，杜大侠为感柳三救助堂兄之德，修书引荐柳三至峨嵋学武。

在峨嵋习武期间，柳三不守师规，屡犯恶习，竟至发展到用蒙汗药将恩重如山、亲授绝技的师姐麻醉奸淫。柳三知道死罪难饶，仓皇逃脱。从此浪迹四方，危害万家。

他投靠于湖南封建军阀何健门下，为讨何健欢心，他组织地方黑帮势力，奇装异服而招摇过市，广收不逞之徒，纠合残渣余孽，成为当时湖南人切齿痛恨的一毒。他助纣为虐，为老色狼何健的荒淫疲劳，他狂赌狎妓、眠花宿柳尚不知足，更为可恶的是，他借助旁门左道，奇方诡术为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和可怕的面纱，他借助于这人人惊骇的

“威名”而大肆残害无辜，中伤同仁，奸淫民女，几十年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时近解放，柳三贼心不死，仍组织反动团伙，妄图东山再起。在坡嘴义侠的大力协助下，我人民政府将其这条“飞天蜈蚣”擒获，对其罪行一一清算，将柳三处以极刑。行刑之时，万人空巷，如同盛典，一声枪响，这条色狼和恶棍终于倒毙枪口下。柳三这个号称“刀枪不入，法力无边”的恶魔的神秘外衣终究被揭去，却原来也不过是凡夫俗子，只不过长了一颗邪恶的黑心。

年轻的读者大都不了解旧社会中的这种具有特殊气质的人物，这本书可以帮助年轻读者认识这种人，而认识了这种人则可加深他们对旧社会的深刻认识，所以，这是一本比较有意义的书。

## 目 录

<b>第一回</b>	卖药翁临终授命 偶遇虎怕死贪生	(4)
<b>第二回</b>	悼亡兄扶棺澧水 拜师父卧石商山	(11)
<b>第三回</b>	卧云庵树上飞跃 万年寺殿角哀鸣	(18)
<b>第四回</b>	觅侠女九溪传技 逃罪愆重庆栖身	(27)
<b>第五回</b>	惜情痴落花流水 悲玉殒苦雨凄风	(35)
<b>第六回</b>	献古董攀龙附凤 叙宗谱闹市名山	(43)
<b>第七回</b>	苦肉计用心至极 合剑缘有意成全	(50)
<b>第八回</b>	一局残棋讹巨款 十年游子返长沙	(58)
<b>第九回</b>	欲赏寒梅开禁锢 大谈战略启凶徒	(65)

第十一回	城乡糜烂施奸计 顾柳传闻比武迷	(72)
第十二回	觅迹寻踪追恶贼 钢光剑影试新锋	(80)
第十三回	癞皮蛇丧命旅店 蜈蚣精败见西王	(87)
第十四回	探匪巢利用鲍信 顾大局义释西王	(94)
第十五回	奔长沙放排沅水 侦恶贼夜探金盆	(102)
第十五回	清匪患集结永顺 倡武术重返长沙	(110)
第十六回	蓉园后舍拜师尊 教育会坪摆擂台	(116)
第十七回	开幕日热热闹闹 比武时絮絮花花	(122)
第十八回	逐徒弟横眉冷眼 闹党争斗角钩心	(129)
第十九回	迎快轮计焚春药 遇女谍舌灿莲花	(137)
第二十回	花想容无心插柳 李正芳设计献珍	(145)

<b>第二十一回</b>	掘古墓七人丧命 盗坟山万户断炊	( 153 )
<b>第二十二回</b>	莲门弱质受摧残 湘剧女伶遭蹂躏	( 161 )
<b>第二十三回</b>	惩痞徒定身点穴 害少女人面兽心	( 169 )
<b>第二十四回</b>	奉召履新成画饼 约期比武变空谈	( 177 )
<b>第二十五回</b>	征歌选色开诗会 怪论奇谈遇道人	( 185 )
<b>第二十六回</b>	布色情寡廉鲜耻 迎战友侠女义男	( 192 )
<b>第二十七回</b>	五青年狱中受讯 儆敌特刀下留人	( 200 )
<b>第二十八回</b>	捕逃犯四侠上阵 结全书元凶伏刑	( 208 )

# 第一回 卖药翁临终授命 偶遇虎怕死贪生

位于长沙东乡的长桥小镇，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一条小河穿腹而过，景色宜人。镇中央的过河桥头，住着一户姓柳的人家，其祖先在清代中叶做过知府，家道早已中落。光绪30年，柳家添了一名男丁，起名森严，取字文彬。他的父亲名叫柳体安，弟兄中排行老五，人呼“柳家五爹”，是乡村有名的草药郎中，大哥柳赠春，学过中医，曾在国民党全兴警备部第一旅蒋铁生部当过副官主任，向曾贿选为长沙市参议员，任自办医院副院长。二哥柳肇新在自办医院担任药剂师。柳森严排行第三，习惯都叫他柳三。他从小懒读诗书，不事生产，偏爱使拳弄棒打架斗殴。到十五六岁，染上了不良恶习，不是赌博，就是宿娼。他生就一副白净面皮，目光灼灼，看上去，既倜傥潇洒，又狡诈奸滑。并且善窥人意，能说会道，与他交往的大多是些不三不四的人。由于他干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因而引起了乡邻的不满，一见到他的影子就赶快躲避，并且送了他一个“柳三痞子”的绰号。

柳三觉得他有多么了不起，在农村没有他看得上的职业。加上他赌博的时候总是胜的少败的多，常常因为偿还赌债，东挪西骗，最后是到处碰壁，也常因此而受到乡邻的唾骂，无法安身。其父柳体安，只好带着全家迁到长沙城中，另辟谋生门径，并将柳三送到伍家井公益贫民艺徒学校做毛

笔。但不到十天，柳三又打伤同学多人，被挂牌开除，柳家安伤心透了，最后将他赶离了家门。由于柳三名声太坏，亲友们谁都不肯收留，他便流浪于湘江各个轮船码头渡口。为了解决饥饿，不得不代客提取、或挑运行李，从而捞来几个零钱度日。

这一天，他闲步来到日清码头囤货仓库的破棚中，突然看见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女丐病卧在那儿，已是命在垂危。他不禁淫心顿起，遂乘夜深人静之时，溜进棚中，将其强奸。可怜病蕊残花，怎经得起这狂风暴雨、兽蹄魔爪的摧残，当即玉陨香消。事发之后，西区商埠警察署即予搜捕。此时柳三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便搭乘长潭间小火轮溯江而上，逃至湘潭县城，找到族兄柳克和，柳克和只好允诺介绍他去广东韶关当兵，暂避追捕。等到长沙警察局的通缉令到达湘潭时，柳三已经随着柳克和离开湘潭，经株洲到衡阳了。

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要想到达广东境内，唯一的办法是沿着湘粤土路步行前进。他们经过郴州时，遇着了由粤来湘的私盐贩子，带了些湘南土产结队而回，二人便给盐贩们挑运货物，因而得到了一些报酬，没有被饿倒。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广东韶关，得知某部队已离韶开赴广州了。只好连夜搭乘粤汉路广韶段火车赴穗，经过几天行程，安然到了广州。当他们找到了某军营的族人柳令时，恰逢其病卧床头，柳令将自己已考取黄埔军校，因病重不能进校的情况，以实相告，相互叹息不已。柳克和说明来意后，三人商定，由柳三冒柳令之名进入黄埔军校，并由柳克和护送柳令绕香港、转上海、乘长江轮回湘。待二人启程后，柳三便喜出望外地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

每日操演频繁，柳三不堪其苦，数月后，原形毕露，不是打架犯规，就是外出嫖妓，后来被校方发现将其开除了。从此柳三再次流落街头，寄居在沙面的一个小旅店中。

这一日柳三独行街头，忽见一群小痞在围攻一位老人，他偶然良知未泯，有些感触，忙赶上前去劝阻，小痞们说“湖南佬！这老家伙是你何人？你在此少管闲事，免得挨打！”柳三心中一想，如果说出与老人素昧平生，不足以制服这群小痞，眼珠子一转，假意说道：“他是我的湖南老乡，又是我的师父，难道我不该来阻拦吗？”小痞们说：“他是个卖假药的人，骗了我们不少的钱，难道说我们打了他还应当吗？”柳三见这位老人双手护住身上已被打伤之处躲到他身后，带着喑哑的声音说道：“这些小痞子是在我这里敲诈未遂，就要抢我的药箱，我不给他们，竟遭到他们的毒打，现已打得周身是伤，请大家都来看看吧！”说时急忙将衣解开，只见胸前和两臂之间都有一块块的青紫色伤痕。柳三听此见此，顿时暴跳如雷地吼道：“你们这些小痞子，竟敢把我的师父打成这个样子，好吧！看拳！”一个箭步上前，挥手一拳就击中了为首的那个小痞子，再踢一脚，又踢倒了从侧面而来的另一个小痞子，这两个小痞子受伤之后，知道遇到了劲敌，敌不过这青年对手，只好呼啸一声，抱头鼠窜，逃往小巷中去了。柳三记着“穷寇勿追”的道理，没有再去追击。

柳三把这些小痞子赶走后，忙着把满地狼藉的药物收拾起来。老人不断地呻吟着，并与之共同收拾。老人十分感谢柳三，背好药箱，扶着柳三的肩头说道：“小伙子，你说我是你的老乡，听你的口音不错，可你说我们是师徒，今天还是初见，这师徒之说，究竟从何而来？”柳三觉得这位老人有

点不受抬举，只好如实说：“我是为了搪塞那些小痞子，为了替你解围，一时冲口而出，不过我对您的药箱甚感兴趣，以您的高龄，就是真正做我的师父，也是可以的。”老人听后，心情甚为喜悦，忙说：“下面是珠玑路，有家小饭馆，是我经常打尖之处，酒香菜美，价格便宜，今天我们是他乡遇故知，让我做东道，请同去那里，好好叙谈叙谈。”

两人走进了小饭馆，坐定之后，向店主要了乳猪肉和炒腊肠两荤，花蔬豆腐和生菜下锅两素，另要二斤白干，这一老一少便开怀畅饮，互谈各自的情况。

柳三把他的出身经历和来粤的目的，随意地编造了一番。说什么求师学艺，就是走遍珠江两岸的名山大泽，也不辞艰辛，俨然以有壮志和抱负的青年自居。老人听后不胜赞赏。柳三再询及老人身世时，才知道他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老人名叫杜本善，湖南省慈利县人，是大侠杜心五的堂兄，其人不娴武艺，平生以采药为生，自采、自制、自卖，数十年来流荡江湖，生活过得平凡；老伴早故，儿子在乡下务农。他在湘西得过名师指点，由于对师恭谨赤诚，其师死前曾授以《金藤药案秘录》一书，使之传世，书中除内外伤骨诸科外，还有蒙汗、“春药”两秘章。杜本善珍藏此秘书，视为奇货，如遇有求于此者，须经周密的审定以后，以高价出售，至于摆到地摊诸药，则为治疗一般疮痍或轻伤所用。其所珍藏秘书，在师授之日即有誓言，不能转卖与人，必须本人临终前授予可以信任而精通此业者，使之传世不替，造福于人。他还谈到在这儿过几日，就要到峨嵋山去，寻找其堂兄杜心五畅叙离情，顺便在山采些草药，不料今日为小痞们所侮，幸为柳三所营救，因见柳三虎背熊腰，一表人才，故邀其前来饭馆共叙。由于柳三在其所谓仗义的行动

中，无意的冒认师徒之事，以为情况离奇，心想莫非是天意将授我以继承《秘录》么？故处处留心观察，但杜本善在谈话中并未轻露此意。而柳三自听说杜本善是驰名中外的南北大侠杜心五堂兄时，不禁喜上眉梢。还在孩提时，民间许多关于杜心五的神秘传说，早已使柳三为之崇拜。今既有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岂能失之交臂？故此时对杜本善分外的殷勤，希图为之介绍，拜谒到杜心五门下，以偿夙愿。而杜本善则为其假象所迷惑，认为柳三年轻有为，为人仗义，对其喜爱备至，连忙吩咐店主添了几样广东名菜，换上大酒杯，又有了两瓶白干，更加兴奋地继续畅饮。待饮至更深，杜本善便不知不觉地醉倒了。柳三扶着他回到了小旅店中，并服侍他睡下，柳三衣不解带地侍候床前。

次日老人寒热大作，竟然卧床不起，柳三知其受伤过重，为之配药熬汤，侍候不辍。老人见柳三如此热诚，心中甚有所感。延至第三日，老人自知不起，忙叫柳三给他预备纸笔，伏在床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封信，对柳三说：“我们虽然萍水相逢，你的侠义行为和仁慈态度真令我感动，你可持此信到四川峨嵋山去找我堂弟杜心五，他自会收你为徒的，我这药箱里有部药书是今世秘本，也赠付与你。我死之后箱里的百余块银元，望你买口薄棺，浅葬郊外，要我弟将遗骨运回慈利，归葬祖茔，那么你将功德无量，我九泉之下亦安矣。”柳三也假惺惺地说道：“师父嘱咐，弟子铭刻在心，我决不辜负您的厚望。师父不幸，我一定照您所嘱去办。”杜本善的病又拖过了两天，直使药石无灵，一命归天。柳三接收了药箱之内的一切银物，拿去了十几块银元，买了副尚能看得过眼的棺材，经过草草殡殓，将杜本善暂厝于郊外青野飨堂。

诸事已毕，柳三心中暗自思忖：我这次远道来穗，没想到交了这场好运，名利双收，真是天助我也。除获药书药物之外，还干干净净赚了百块光洋，算得是发了个小小利市，为了要找到杜心五拜师学艺，必使他在来穗迁葬时，能看出我的成绩，故对买棺殡殓诸事，没敢马马虎虎。柳三在欣喜中，望着手中老人的遗书，甚想探知其中之究竟，也好计划自己的一切行动。于是，连忙小心而细致地剥开了老人写给杜心五的遗书，只见上面写道：

心五弟：

愚兄到羊城卖药，遭到群痞围打，遇长沙柳森严道经此处，见义勇为，奋拳击败群痞，将吾救至旅店，已是病榻沉迷。自知伤重酒蒙，恐有不测，已将身后诸事面托柳生，归榇故乡之事，望吾弟予以援手。柳生有志武药两道，余隙以药道见遗外，至于武道，吾弟誉倾中外，亦为柳生夙仰，伏望收之为徒，余于九泉之日，感同身受也。此生已矣，再见黄泉，临款神驰，斯为绝笔。

愚兄本善百拜 甲子九月遗墨

柳三偷看以后，不胜喜悦，忙将书信封好，星夜离穗，经桂黔两省，历时一年，始到达四川成都，径朝向峨嵋山而来。

柳三走至峨嵋山麓下的万年寺一问，知客僧说：“杜老师与我山祖师父燃灯方丈同游武当山等处去了，现在还未回来。”柳三心想，此次初来峨嵋，扑了一空，如何是好？转而又想，既来之，则安之吧！在此等候几天，看看山中景色，也可增长见识，今后还好在人前炫耀一番。想到此连忙

取出杜本善的遗信，交给知客僧，并把杜本善在广州病故之事讲述了一番。知客僧得知他为杜老师堂兄所引荐，遂给柳三安排了食宿之所。从此柳三朝出暮归，穿崖越壑，访胜寻幽，尽情畅游了十多天，也无暇顾及杜老师和燃灯方丈的归期。此时二位老人已归来几日，正在山中僻静之处练吐纳云气，引导形神。

一天，正当秋高气爽，丹枫似火之时，柳三出了万年寺，沿着洪椿坪而行，经高耸的扁担岩和长寿桥，攀登上陡峭曲折的九十九道拐，便到了九老洞的仙峰寺前树林里了。由于连日游山，他觉得周身有些劳累，就选择林中一块光滑的石板上卧下休息，不知不觉地沉睡起来。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月挂中天，知是夜深了，连忙爬起来向前走。怎奈月色朦胧，路途难辨。正在艰难之时，随风传来了一片吼声，知是虎叫，顿时毛骨悚然，浑身战栗，惊慌失措。慌乱中，向着一株十余丈高的千年古松攀登而上。他爬到离地而一丈余高树枝上，看到下面萧疏的枝条能遮住半身，自幸赖此苟安。从树缝中望去，看到远去有数盏灯光，一起一伏的由远而近，眼看就要接近古松了，柳三更是战栗不已，又向上爬了丈余，再看这树下的六盏大灯，竟是三只白额大虎。老虎嗅出此地有人的气味，便咆哮起来，吼声震耳欲聋。柳三吓得魂不附体，不得已又向上爬，待爬到第三个大树杈处时，树下的老虎张牙舞爪，奋臂舒腰，大有一怒千山震，长鸣百兽惊之威，尤其是那一阵腥风臊气，直射树上，柳三险些晕倒。他用双臂抱紧树干大呼救命，但在这万籁俱寂的午夜中，只有四面高山上的回音，却不见人的踪影。此时老虎更加凶猛了，纵蹄奋爪纷纷向着古树跳跃。柳三恐惧过甚，再也无力继续上爬，只是声嘶力竭地呼救。柳三喊的急，老虎也叫的

响，时间一长，柳三力气不支，忽觉一阵头昏目眩，抱树的两手不由自主地松了下来，只听“扑通”一声，由松树上直坠下来。要知柳三性命如何，请看下回。

## 第二回 悼亡兄扶棺澧水 拜师父卧石商山

柳三似已恢复了知觉，耳朵里忽地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凭借着石隙中透进来的一线阳光，看清了四周的一切。只见那玲珑剔透的乳钟怪石，缀成了一个长宽高约十公尺的天然古洞，才知道自己倒身仰卧在一块白玉般的石榻上，身上还盖了不少的松枝和红叶。他迷迷惘惘地问自己，我怎么躺在这儿呢！脑海里朦朦胧胧忆起被虎围困，从树上摔下来的情景。他想着，他应当早已葬身虎口了，自己现在还是不是个活人呢？为了弄个明白，他忙用手指着力地掐了一下腿上的肌肉，觉得挺痛，才松了一口气。他趁势把身躯略略移动了一下，甚是自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接着又想到，我难道从古松上摔下来，不仅没有被老虎吃掉，连一点点轻伤都没有吗？对此很难相信，于是又用双手摸及周身，确实是无一点受伤之处，这……真是奇哉怪哉！遂用手撑着石榻，勉强坐了起来，再详细地观看了洞中的一切，只见此洞东头有一个两米宽，三米高的天然洞口，已是藤封苔满，古色斑斑，再朝洞外一看，则见洞口已为烟霞彩云所掩蔽，模糊不清；再看西头也有一个小洞门，

门内一片漆黑，但能看到其间一股清流，直泻而下，啊！原来这才在昏迷之际，所听到的潺潺流水之声，正是来自这洞中流泉啊！然而，他对自己为何未死未伤，且睡卧洞中的原因，仍是百思不得一解。

此时，他感到腹中有些饥饿，想出洞去求些食物。他站起来正当离榻之时，突然，见到榻上放了不少的“翅果”，他知道这是峨嵋特产，亦名“松球”。因为柳三在早几天上山闲游时，山里人告诉过他，只要将翅果的翅剥开，内中有雪白的果实，食之香甜可口。他早已品尝过这种果子，今日见此，正中下怀，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之后，精神恢复了不少，感到舒畅之至，忙忙朝着洞外走去。出洞后，回头朝着洞口上面一看，啊！那儿有块天然石匾，上面刻着“九老洞”三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心想这应是名家之笔，可惜匾上并无题词人的姓名，他也懒得想它。他在前几天游山时，山里人曾向他介绍过此洞，说是：峨嵋的九老古洞，洞外险峻非常，石笋林立，峭壁间藤牵葛附，莫辨路径，如寻得此洞后，初入如客室，名曰“迎宾洞”，中有迎宾榻，可作来宾憩息之用；洞后有水帘小洞，实是过道，入门处流泉直泻，水花四溅，此即水帘之谓。穿帘而过，即见支道庞杂，蜿蜒曲折，此即所谓四十九条“蛇穴”也，大者人可以立着行走，小者人须匍匐而行，各蛇穴概可互通，皆能到达“香洞”，亦称“香厅”。香洞长约十米，宽约五米，石桌石椅，皆光洁剔透，奇形异状，犹如人工雕琢而成。地面石块平整，回声悦耳，惟石椅则列九座，上一面左右各四，可容九人列坐。石桌列在其中，桌上有石琢长明灯一盏，仙峰寺和尚按时前来添油，光线并不太暗，据说此洞是引用唐代“香山九老”之说，特之附会及此。柳三想到适才所卧石

榻之处，定是迎宾榻无疑，洞后流泉直放，定是水帘，可惜未能穿过蛇穴，径达香洞一观，深感遗憾。

柳三在洞外徘徊甚久，再朝前面一看，似乎云雾之中尚有人在，只好蹑足潜踪地走近有人之处，觉得足力轻浮，以手扶着一株小树，透过稀薄的云层，再仔细看时，原来前面云雾之中有二位老人，乃是一僧一俗打扮，一声不响地各自跌坐在悬崖边的一枝石笋顶上，面朝东方，没有理会后面来人。柳三察觉得到二人口中呼吸量巨大，只见其一呼，眼前云雾即被冲开有丈余，呈现出圆弧形的净空，面所发射强度更不可测，最少也有一百公尺以上。尤其净空之处，可以看到远处朝霞璀璨，一片红光。柳三见此，才知道正是红日东升的时候；又观其所冲开的圆弧形净空，多是历久不混，其中不仅形存，而且声在，似有刀剑之声相碰撞，但不见其形影。心想，我小时候看过不少剑侠小说，难道这练吐纳功，就是所谓练飞剑吗？对此不胜羡慕和欣喜，自问自地说道：“想我柳三今天能有此机缘，到此一开眼界，真是三生有幸啊！那么，我前几天夜里被虎吓倒树下，一定是这二位老者把我搭救了，如果没有这样巨大的本领，又怎能在虎口中救得我的性命！”他又灵机一动，连忙走向山路宽处，双膝跪在地下，匍匐不起，偷眼看二位老人连续吐纳十余次。待到日上三竿，雾散云开时，二位老人才离开石笋，向洞中走来。他们突然见到柳三跪在路中，笑着将他扶了起来，同声说：“洞中三日，世上还是三日哩！你身体应是恢复了，速速下山去吧！”柳三又跪了下来，说：“我不下山，我这条性命，是早已死去了的，定是您二位老人相救，我应当在此报恩，但不知您二老是怎样搭救我的？”只听穿俗装的老人说：“救人于危难之中，乃是我们的夙志，这个事就不必再说了，现在你的伤势既已痊愈，该下